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三十二

萃亭

陳子龍卧子 宋徵璧尚木

編輯

徐孚遠闇公 唐昌世興公

許清胤价夫 叅閱

許恭襄公邊鎮論

論

許論

九邊總論

九邊總論

據形勢審要害究利病通權變幾希明見萬里之外
國家驅逐胡元混一寰宇東至遼海西盡酒泉延袤

萬里中間漁陽上谷雲中朔代以至上郡北地靈武

臯蘭河西。山川聯絡。列鎮屯兵。帶甲六十萬。據大險。以制諸夷。全盛極矣。初設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四鎮。盛時安邊大畧如此繼設寧夏甘肅薊州三鎮。專命文武大臣鎮守提督

之。又山西鎮巡統馭偏頭三關。陝西鎮巡統馭固原。亦稱二鎮。遂為九邊。弘治間設總制于固原。聯屬陝

西諸鎮。嘉靖初設總督于偏頭。聯屬山西諸鎮。又設

遠東不便內通恐聯屬為無益番重專制之權

總督于薊州。聯屬遼東鎮戍益嚴密焉。然自大寧未
棄。遼東宣府大同勢相聯屬。自偏頭關逾河跨西北
大虜之警。守在東勝。河套之害。又有榆林實相犄角

後棄大寧。移置都司于保定。而宣府遼東勢始分矣。

正統以來。有司又失守東勝。大虜仍得逾河。而偏頭
關迤西。遂有河套之虞。因循既久。有司又不肯以時

巡套。東勝之鎮。併近內地。形勢愈弱。于是所賴以衛
京師防邊虜者。不過遼東宣府大同榆林四鎮。而

已。夫四鎮所領各堡。亦有精壯。苟足其糧餉。守備等
官。勤加巡哨。為之牽連援救。自足以各守地方。督率

耕牧。從古備邊之道也。今則撫臣假調操。以固將

奸。同。答。則。在。抚。臣。不。在。將。帥。也。

帥。假按伏以為奸。攻守無策。而偷惰相襲。文法太密。

而巧避益多。斥堠不立。而勇敢未倡。功賞不明。而激
 勸每爽。地方屢失。糧餉屢乏。實此之故矣。今惟痛革
 其弊。堅壁固守。勤加巡哨。為耕牧長計。而無狃近利
 乃可為也。其治蠻夷之道。則在率土著良民。得以自
 相守望。一或不支。為之聯屬。附近地方策應之。如湖
 廣之永靖。廣西之狼兵。置之不復徵調。民足相死。兵
 不毒民。無貪功之文臣。無貪利之武將。則邊鄙晏然
 矣。

宣府論

宣府

宣府上谷郡秦漢時形勢完固郡也。國初常忠武王遇春破虜
 于漠北。即元之上都。設開平衛守之。置八澤東則涼
 亭枕河。賽峯黃厓四驛。接太寧古北口。西則桓州威

虜。明安隰寧四驛接獨石。太宗文皇帝三犁虜庭。
 皆自開平興和萬全出入。嘗曰。滅此殘虜。惟守開平
 興和太寧遼東甘肅寧夏。則邊境可永無事矣。後太
 寧既以與虜。興和亦廢。而開平失援。難守。宣德中。乃
 徙衛于獨石。弃地蓋三百里。土木之變。獨石八城皆
 破。雖旋收復。而宣府特重矣。宣府山川糾紛。地險而

狹。分屯建將。倍于他鎮。是以氣勢完固。號稱易守。然去京師不四百里。鎖鑰所寄。要害可知。北路獨石馬營一帶。地雖懸絕。然勢阻長安嶺。虜難徑下。中路之葛峪大白陽青邊諸堡。西路之柴溝洗馬林萬全諸城。南路之東西順聖。皆稱虜衝。警屢至焉。東路永寧四海冶。及龍門所。則三衛窺伺之地。而四海冶上通開平大路。下連橫嶺兒。又要地矣。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今考塞垣所據險。亦幾盡。第時異勢殊。有不此、等、經、畫、畢、竟、得、之、傳、授可不為之經畫者。若曰補長峪城鎮邊城之幕軍。重

浮圖峪插箭嶺之防守。留茂山衛京操之士。以益柴荆。築李信屯交界之堡。以固兩鎮。此豈容已乎。且宣府軍士素稱敢戰矣。乃近年叅將都勲出境燒荒。遇虜二十騎而潰。關山王經前後陷沒。此猶可諉也。若滴水厓郭舉之叛。及諸軍告糧此、正、驕、悍、之、積、習、使、然而譟。此則漸不可長。况伊邇大同。耳目習染。可不慮哉。是故有撫綏之將。而後有節制之兵。有節制之兵。而後有疆圉之固。籌宣府者。此其大計矣。至于邊儲一節。則員外楊守謙所論。蓋得權宜之術。附見于後。以備一時參考云。守

謙曰嘗聞弘治中宣府各城粟茭之積多至有六七年者少亦不下三四年今則止數月耳倉廩僅存瓦礫場地鞠為茂草或勢家佃以為業然則飽歌騰槽之勢安得而復見哉邊鎮敝壞乃至此極賴國威靈僥倖無事使遇也先火節之變將何以待之司國計者不可不深長思也宣府至京師僅三百餘里有必不得已之事則空運之策可行也此蓋先朝所已試者亦一時拯溺救焚之方云又按邊軍月餉法曰折色者六月本色者六月在邊者折銀七錢在內者

此法終不可

折銀六錢又曰本折門支此諸邊之通例也然春夏之月禾稼未登粟價騰踊邊臣苦于蓄積之未多也則固與之折銀秋冬之月粟價稍平倉廩稍積則始與之本色當其騰踊也銀一錢或止易粟六七升或四五升是一月折銀猶不及半月之粟如之何其不饑而疲且至死也欲責其死綏之節不亦難哉說者謂宜于歲例之外每鎮發銀十餘萬兩遇大熟之歲則于歲例招買之外糴粟六七萬兩中熟亦糴三四萬兩俱別儲之每春夏粟價騰踊若歲例之粟尚足

此等邊長慮也惜能言之未必能行之

支持者勿動。惟騰踊之甚。不可支持者。借支二三月。
補償雖善安能始終如一
 秋熟之後。即于歲例內招買者。補償仍別儲之。如此
 則士得實惠。而所省亦數倍。即有重大虜患。徵發旁
 午。緩急亦有所濟矣。此誠今日之急務。而司國計者
 所當講求云。

薊州鎮 薊州

薊京師左輔也。我太祖既逐元君。廼即古會州之
 地。設大寧都司營州等衛。而封寧王。與遼東宣府東
 西並建。以為外邊。又命魏國公徐達。起古北口至

山海關。增修關隘。以為內邊。太宗文皇帝靖難後。

兀良哈部落內附。乃改封寧王于江西。徙大寧都司
 于保定。散置營州等衛于順天之境。而以大寧全地
 與之。授官置衛。令其每年朝貢二次。衛各百人。往
 來互市。永為藩籬。即朶顏大寧福餘三衛也。遼東宣
 府自此隔涉。聲援絕矣。正統以前。夷心畏服。地方寧
 謐。但令都指揮。或都督。于喜峰口。密雲等處。鎮守
 放。別無多官。土木之變。頗聞三衛為也。先嚮導。乃
 命都御史鄒來學經畧之。此後因而添設太監叅將

等官而夷情亦變詐不同。然尚未敢顯言爲寇也。弘治中守臣楊友張瓊因燒荒掩殺無辜。邊釁遂起。正德以來。部落旣蕃。朵顏獨盛。陽順陰逆。累肆侵噬。花當則脇求添貢。把兒孫深入擄掠。動稱結親。迤北恐嚇。中國叅將陳乾魏祥俱以重兵前後陷沒。他可知矣。故三衛夷情難與往日例論。禍機所伏。不待知者。而知黃花鎮擁護陵寢。京師後門。今奉兵逃亡。止餘二百。河間等衛之戍。空名無寔。此其單弱極矣。議者謂更當增戍。而關外閑田可募爲兵。此亦一策也。

古北口潮河川俱稱要害。而潮河川殘戶避暑故道。尤爲虜衝。作橋則浮沙難立。爲塹則漲水易淤。都御史洪鍾雖曾設有關城。勢孤難守。今須塞川。大建石墩數十。令其錯綜宛轉。不礙水落。庶幾可以久乎。喜峰口三衛入貢之路。撫賞諸費。久累軍丁。近聞取諸馬場子粒似矣。建昌營自裁革內臣之後。以其兵多于燕河營。乃復添設游擊。甚爲紕謬矣。游擊之名。謂居中乘便。四面馳擊也。今偏在東隅。其謂之何。矧東去燕河營。叅將止五十里。西去太平寨。叅將止六

十里不爲贅員，且掣肘矣。愚嘗謂薊鎮在今當重其事權，總兵須與掛印，同巡撫駐薊，其游擊駐三屯營。若燕河馬蘭密雲三叅將，則仍舊在，以太平寨併入建昌爲一叅將，則庶乎體統正而緩急有濟矣。且設關于外，所以防守，立營于內，所以應援。今關營提調旣分爲二，則關獨當其害，營但肆爲觀望耳。假令營之提調卽司所直之關，責有攸歸，其復將誰誘？又本鎮額兵原少，隘口甚多，除分戍之外，消耗之餘，所在單弱，言之寒心，是故存留京操之士，益募土著之兵，設險修關，嚴烽遠譟，選將練兵，足食明法，曲突徙薪之計，不可一日不講也。

寧夏鎮

寧夏

寧夏亦朔方地也。鎮城所據賀蘭山環其西北，黃河在東南，險固可守。漢唐舊渠皆厥田上上，人易爲生。成化以前虜患多在河西，自虜據套以來，而河東三百里間更爲敵衝。是故窺平固則犯花馬池之東，入靈州等處則清水營一帶是其徑矣。築墻畫守，始自巡撫徐廷璋，此千古卓然之見，而總制楊一清王瓊

唐龍皆常增築更益敵臺足禦竊發矣顧兵寡勢分
 難當大舉之寇豈人謀地利未有盡邪今之論者以
 固原為堂奧響石溝至花兒岔為二門花馬池一帶
 為三門謂有重險矣不知賊已入大門則堂奧無用
 風雨飄忽之所及內地村聚之民急欲收保而無由
 也嘗聞之弘治以前虜住套不常間有連歲不入者
 我邊每歲於河凍時決其出入則戒嚴出則解嚴蓋
 冰泮後則不復能出入矣套北黃河寒凍可渡音
 經年住套安為巢穴遁逃教訪盡知我內地虛實此
數淺不必編從也

可與往日論哉而花馬池一帶適其利涉之境遊騎
 出沒無日無之宜乎延寧固靖終歲不得少息也試
 嘗籌之若擇花馬池便利之地大建城堡添設叅遊
 移總制居之分屯重兵于清水武興等營令三百里
 之間旗幟相望刁斗相聞其鐵柱泉等處水草大路
 盡建墩堡此不惟得扼吭先制之計東援榆林西援
 寧夏亦常山蛇勢也又洪武以來虜出入河套往來
 其涼皆自賀蘭山後取道自總兵杭雄敗後遂以山
前為通衢趙英周尚文禦之皆敗由此不已愚不知
并甘夏南備河此則西路倚山者志慮矣

寧夏所終也。或曰舊墩瞭望，直出山外，有警卽聞，易於過絕，今皆廢矣。或又曰赤木黃峽等口，舊皆疊石固塞，防守有人，今亦不然是以莫之禦虜也。夫敗軍法背水陣也，嘗聞先襄毅云，成化中敗軍法重，無苟免者，是以邊臣知畏，地方少事，弘治中太平濫觴，稍已解弛，至正德則一故事耳，今寧夏失機屢矣，而舊時晏然無事，求之各邊無不然者，此不可爲邊民痛哭哉。鎮城南北僅百里，東西止二百餘里耳，王瓊廢鎮遠關而城平虜，棄地蓋八十里，一何易也。今虜患愈近，而民利益窘，蓋謀者一至是乎？若山南作塹，以遏西來之寇，則得之矣。中衛偏在西隅，雖地狹易守，顧山後之虜，窺靖虜者，數數有之，尋討故事，云自賀蘭山直西至鎮番，內皆漢武舊地，今棄之矣。果如所論而城守之，則莊涼靖固中衛俱安枕矣。嗚呼，豈易言哉，豈易言哉。

大同 大同

大同古雲中地，東至枳兒嶺，西至平虜城，川原平衍，故多大舉之寇，西則平虜威遠，中則右衛水口等處。

初設大同府分封代王外分東西中三路北設二邊拱衛鎮城皆稱要害蓋虜南犯朔應諸城必窺之路也東則天城陽和爲虜入順聖諸處之衝北二邊俱壞虜至直抵鎮城况虜在套中而平虜西連老營堡與偏關近虜纔出套便涉其境故大同稱難守焉先年邊政嚴明警備差緩自多故以來大邊已失二邊之內棄爲王廷墩軍驕惰警報不明至有與虜通貨入而後報者他可知矣以地利言則議者曰五堡決不可不復高山聚落之戍是宜當增以人事言愚

以爲正紀綱嚴法令今第一義也夫張文錦之敗是

世宗時雲中兵最驕屢抗王命

彼處置乖方而激成之也李瑾之事則是處文錦之

未善而養成之耳今日之事愚又有隱憂矣默化潛

奪不震不驚爲天下回觀聽非豪傑之士忠義之臣

其孰能爲之吁可易言哉夫修五堡有三利焉藩屏

外固內地獲安一也沃土茂田富庶可期二也二邊

旣復宣寧等縣弃地亦漸理三也文錦失處而致變

後人懲噎而廢食可乎高山聚落一堡蓋在鎮城兩

腋間寔爲東南虜衝募軍分駐則按伏之費省犄角

之勢成無容議矣。顧募車之糧所宜亟補耳。北虜貢路例在大同。先襄毅巡撫時三年三貢。各邊寧謐者數年。往歲榆林款塞。說者謂似涉和議。拒而不納。豈典章未諳耶。夫北虜稱款難也。反自疑阻。然則歲歲侵暴而勞費者。是當然耶。河南山西歲運多不及額。而屯田又多逋負。是故足食之計非例外發銀專官糴買。吾無策矣。若夫馬之衰耗。弊在各城搶兌。此在軍之害。當事者不可不知耳。偏頭寧武鴈門三關各稱要害。而偏關逼近黃河。焦家坪娘娘灘羊園子等

處。皆套虜渡口。往來蹂躪。歲無虛日。尤爲難守。今防守之兵。半是民壯。馬又小弱。非太僕寺所兌者。扶傷救死之不暇。而責以敵愾之氣。難哉。或謂已巳之變。大同徵山西之兵防禦者。蓋幾七千。今在鎮城止供薪水門戶之役。而坐糜糧餉。分毫無益。若改戍三關。給以太僕寺之馬。民壯數千。盡爲除革。此不惟邊防有賴。而所省亦且不貲矣。夫魏尚李廣皆守雲中。尚給士卒餉軍吏。無所不至。廣遠斥堠。就水草頓止。人自便。是以能用其衆。以致匈奴畏避。今之邊臣有

能愛將士若此者乎。先襄毅巡撫之時，雖不敢擬之古人，至裁占役、禁掊剋、恤調遣、優死傷，未嘗不誠心以求之。是以鎮人至今不能忘焉。今平日恩德既無以結其心，臨時節制又無以宣其威，不幸有變，遂因而為姑息之政。姑息必疑，疑則阻，威之不服而恩之不感，是誠驕悍之習。雖魏尚、李廣豈能馭之哉。由今之道，馭今之兵，厝火積薪，因以為安，吾不知大同所終也。

遼東總論 遼東

遼東禹貢青冀二州之域，舜分冀東北為幽州，即今廣寧以西之地，青東北為營州，即廣寧以東之地，三面瀕夷，一面阻海，特山海關一綿之路，可以內通，亦形勝之區也。歷代以來，地皆郡縣，我朝盡改置衛而獨於遼陽開元設安樂，自在二州。以處內附夷人，其外附者，東北則建州、毛隣、女直等衛，西北則朵顏、福餘、泰寧三衛，分地世官，互市通貢，事雖羈縻，勢成藩蔽，是以疆場無迤北之患，顧東北諸夷屋居耕食，不專射獵，警備差緩，而西北則俗仍迤北，竊發頗多。

若大舉入寇，則亦鮮矣。故遼東夷情，與諸鎮異。要在隨勢安輯，處置得宜。先事申嚴，防守不墮，俾恩威並立，足制其心。斯計之上，而俘斬論功，則第二義也。開元廣寧，並據襟吭，金復海蓋，頗稱沃野。海上自劉江之捷，倭寇絕跡。弘治中，曾一見之，未及岸而逝。若今則晏然久矣。三岔河南北，亘數百里。遼陽舊城在焉。草木豐茂，更饒魚鮮。自國家委以與虜，迺遂進據腹心，限隔東西，守望勞費，道里迂遠，遼人每憤憤焉。成化以來，論者率欲截取，而屢作屢輟，竟不可行。無亦有識者為啓，彙邊方之慮乎？他如革馬市之姦欺，糾收驗之抑勒，塞請開之貢路，禁驛傳之騷驛，增臺軍之月給，教百姓之儲蓄，專制一方者，不得不任其責矣。

榆林鎮

榆林

榆林舊治綏德，而棄米脂魚河等處於外，幾三百里。虜輕騎入掠，鎮兵出禦之，每不及而返，虜得投隙焉。成化九年，都御史余子俊建議，徙鎮榆林堡，襟吭既據，內地遂安。邊墻東起黃甫川，西至定邊營，長亘凡

千二百餘里。連墩勾堡。橫截河套之口。內復塹山堙谷。是日夾道。地利亦得矣。彼時虜少過河。軍士得耕牧套內。益以樵採圍獵之利。地方豐庶。稱雄鎮焉。自虜據套以來。邊禁漸嚴。我軍不敢擅入。諸利皆失。而鎮城四望黃沙。不產五穀。不通貨賄。於是一切芻糧。始仰給腹裏矣。弘治中。布政文貴奏。改西延慶三府本鎮之稅。為拋荒折色者二萬餘石。正德中。侍郎馮清又改三府本色。盡為折色。自是軍用始窘。遂有米珠草桂之謠。况有節募新軍。而糧未增。尚有額內支

給折色。凋敝災傷。所免及拖欠者。復百有餘萬。焉得不窮困。至於今日之極也。嘉靖七年。鎮城餓莩幾萬。

言之痛心。嗚呼。此鎮將士懷忠畏法。死無怨言。敢勇

兵為強

九鎮以延綏

善戰。虜所素憚。迺今年年枵腹。不得一飽。傷哉傷哉。脫有黥虜。窺知虛實。以重兵壓境。及客兵既集。日費益廣。更以大將軍駐魚河之地。卽糧道阻絕。不兩三日。而榆林坐困矣。今之司計者。不憂積薪之火。猶待燃眉之救。豈知此鎮迫於寇門。糧道險遠。急卽束手。臨時雖予金如山。不可食也。况今鹽法已壞。飛輓之

計失在官糴買一費數倍戊子之歲束草價至二錢

有餘他可知矣愚故以為論榆林者急在芻糧他非

不可

榆林最瘠鹵非復河套

所慮愚又以為本色不復則榆林未可知也至於募

軍之糧及災傷所免戶部處補自是當然何令邊臣

乞哀之不已乎夫事有改作而後善者不可執一論

也今三邊芻糧至難處矣愚謂黃河自陝州而上至

綏德近境春初時皆可舟行若計沿河郡縣改徵本

粟轉給亦一策也

色水路接運而上則榆林其少蘇乎再於延寧甘固

適中之地另設倉場各以戶部官一員主之每鎮每

年予鹽銀十餘萬令其糴買儲蓄專備客兵之用出

入稽考一歸戶部邊官無得那移借貸倘客兵一年

不至則有一年之積如是數年或可少裕也視今日

各邊有事而後徵兵請糧及於內帑至則糧價正踊

鎔為銖用所省又當萬萬矣套地長幾二千里橫至

數百里亦漢武朔方地方唐猶內屬韓公築三城於

河外史稱其功夫拒河為守尚不能固乃能遏虜於

河外其置烽堠千八百所所須萬人而史云減戍皆

不可曉者近有復套之議謂當循唐舊又謂當復守

東勝則榆林東路。可以無虞。秦時度力。愚不知計所出矣。西路最稱要害。而安邊定邊。連接花馬池。更爲衝劇。築墻設險。事有不容已者。若沿邊困悴之邑。唇齒相依。當擇賢令。旌以異等。令其撫綏招來。庶幾可以保全乎。夫榆林地險而防嚴。將士敢勇戰不貫胄。虜呼爲駱駝城。人馬見則畏之。四方征調所向有功。更多將材有節氣。視他鎮爲最焉。第鎮城遠處乎不毛。軍衆待哺於腹裏。生理旣難。糧道又遠。倘人事不修。則大邊之廢。其首在茲乎。愚故云榆林者。急在芻糧。他非所計也。

甘肅鎮

甘肅

甘肅者。甘州肅州也。甘州在漢爲張掖郡。置金城屬國。以處蠻夷降者。宋爲西夏所據。國朝置甘州五衛。後命將鎮守。肅州漢初爲匈奴。昆邪王地。後降漢。置酒泉郡。隔絕匈奴。與羌酋通路。宋爲西夏所據。國朝洪武二十四年。開設肅州衛。後命將分守甘肅。在黃河之西。故又曰河西。禦戎得失。莫詳於漢史。而屯田便宜。莫善於趙充國。可以爲萬世法者也。哈密

夷人在肅州之西千里許。永樂間封西夷酋長爲忠順王，賜以金印，令居哈密，羈縻西域諸夷，通貢往來。弘治五年，忠順王陝巴爲土魯番擄去，哈密城失守。命侍郎張海往經畧之，海至彼，上言西夷不可征，來則撫之，叛則拒之而已。朝廷用其策，事果寧息。弘治十一年，土魯番送回陝巴，復立卒。子速壇拜牙卽襲封。正德八年，棄國走入土魯番，土魯番入據哈密，遺書欲寇肅州，因而要求厚賞，廷議差官整兵以待。所求賞賜，事出無名，不可輕與，不意奉使者欲邀近功，遣哈密都督寫亦虎先等，賫幣二千，直造虜廷，講和，更許增幣，取回金印。虎仙等未回，而奉使者已還朝，不得如約，遂啓土魯番侵犯肅州之禍。宋史云：和在彼則和可久，和在我則和易破，豈不信哉！易曰：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其斯之謂歟！今欲守甘肅之地，行便宜之術，舍趙克國，吾未可見矣。

甘肅論

甘肅

河遠勢曠，遠難于設險。今日守禦方畧，須倣趙甘肅卽漢之河西四郡。武帝所開以斷匈奴右臂者，蓋自蘭州爲金城郡，過河而西，歷紅城子，莊浪鎮，羗

尤固留兵屯田之策，斯善矣。

守禦方畧須倣趙

古浪六百餘里。至涼州為武威郡。涼州之西歷永昌

山丹四百餘里。至甘肅州為張掖郡。甘肅州之西歷高臺

鎮夷四百餘里。至肅州為酒泉郡。肅州西出嘉峪關

甘肅

為沙瓜赤斤苦峪。以至哈密等處。則皆燉煌郡地也。

荒服之地雖難守

洪武五年宋國公馮勝下河西。乃以嘉峪關為限。遂

胡得遠棄之

棄燉煌焉。自莊浪岐而南。三百餘里為西寧衛。古曰

湟中。自涼州岐而北。二百餘里為鎮番衛。古曰姑臧

此河西地形之大畧也。夫以一線之路。孤懸幾二千

里。西控西域。南隔羗戎。北遮胡虜。經制長策。自古已

難。况茲凋敝之餘。非豪傑任事之臣。其孰能為之。且

哈密甘肅藩籬。諸番領袖。成化以來。陷於土魯番。恢

復之議至。歷累朝。顧在今日。有難者二。有當緩者

四。不可例以徃日。何也。哈密累敗之餘。喪亡畧盡。譬

之垂死之人。身不自持。縱令復國。豈能固守。此一難

也。恢復之計。曉諭不從。必煩聲討。虛喝謾恐。難以震

深。入。不。至。雖。云。遠。畧。萬。一。損。威。失。望。非。徒。無。益。且。

動。試言今日可復為先。襄毅深入之事乎。此二難也。

往建哈密以其能制諸夷為藩蔽也。今不能矣。立之

何益。是故哈密者昔為要區。今為散地。盛衰之會殊

強弱之形異。當緩一也。哈密轉徙之衆。已長子孫。身
 事讐國。遺我以難。是彼無共天之義。我有同舟之急。
 此何為乎。當緩二也。累朝以哈密之故。勞費萬狀。
 議論無已。是以夷人視之為奇貨。以為中國一日不
 可無哈密也。今日索金幣。明日求進貢。今日送金印。
 明日還城池。譬之以果啗兒。舞弄在手。假令自今不
 復言哈密恢復事。彼當何為乎。以為將遂有哈密也。
 則豈待中國棄之而後取之。以為不能。則哈密猶舊
 也。况閉關絕貢。可以制諸夷之命乎。當緩三也。赤斤

蒙古安定曲先等衛。亦皆中國藩蔽。赤斤等衛破于
 土番。安定等衛破于海賊。何不聞為彼恢復。而切切
 于哈密乎。當緩四也。審于六者之間。則哈密可復不
 可復。宜復不宜復。圖機之士。必當破衆說而建長策
 矣。至于亦不刺者。迤北逋寇。盤據西海。吞并屬番。為
 西南患。頃歲已許內附。尋因其敗弱而棄之。頗為失
 計。何也。甘肅之患。北虜倏去倏來。南番坐守之夷耳。
 惟土魯番自兩犯甘肅以來。累肆荼毒。漸不可長。若
 收海上之虜。置之哈密近境。結以恩德。西制土番。北

論其復之說可自息矣
以上二難四當緩俱得中之

乘其內附乃因其勢而利導之斯為安邊之善術

制瓦刺此千載一時也倘有成績即令職西域之貢

何所不可議者祇恐別起事端而不思遠地無干祇

云夷心叵測而不知窮虜易用視今日自據西海散

處河岷何如邪矧以虛糜得實用借虜地為干城得

失利害不較可知又今河西屯田敝矣二千里內計

丁一萬七千耳防守不設耕種難也累遭殘破生聚

難也腴削無已休養難也是故人益貧口益耗食益

歉兵益弱而屯田益不興矣近日差官添築新堡廣

招佃種似矣豈有舊堡未克而更能實新堡者乎豈

有不為防守而敢遠耕者乎豈有將不休養而人得

生聚者乎又譬之家政農桑薪水賓客祭祀之類動

必相連豈有餘事皆廢而一事獨舉者乎是故有將

而後有兵有兵而後有人有人而後有土有土而後

有財有財而後兵益振屯益舉矣他如李淮之議曰

欲將見堡量給以馬無事令其瞭望而耕耘有事得

以聯絡而馳逐拯溺救焚此其近策矣蘭州舊有管

糧郎中而不司支放與宣大事體稍異已失事宜或

又令其歷在催徵不更遠乎若以省叅一官專駐蘭

州以督邊課。如近時山東河南京運事例。而移郎中于其州如宣大例。則稽察歸于戶部。催科便于本省。是或一道也。西寧控十三番族。四堡六千戶所。近又益以海寇之擾。亦要地矣。不令屬莊浪。而另設叅將。易瓚之議是也。若我太宗以夷治夷。建寺立僧之法。蓋有深意。今有講其故者乎。西域之貢。番文動數百紙。詐冒相仍。騷擾無益。若給符限年。勒以名數。庶可久可繼之道也。嗚呼。病于塞而求通。傷于困而思起。今日之甘肅。豈一專耶。舉其大者。聊以見緩急而已。

固原論 固原

固原在寧夏之南。雖云近番。胡要害之地。然東向可固原開城縣地也。成化以前套虜未熾。平固安會之。間得以休息。所備者靖虜一面耳。自弘治十四年火。節入掠之後。遂為虜衝。于是始改立州衛。以固靖其。蘭四衛隸之。設總制叅遊等官。屹然一巨鎮矣。鎮與寧夏為唇齒。花馬池一帶邊人謂之大門。若併力堅守。花馬池則固原自可無虞。而響石溝至靖虜一帶。修築又在所緩。蓋力分則勢弱。寇已入門。主人束手。

皇明紀略

許恭襄邊鎮論

平露堂

故愚以為總制不駐花馬池則固原未可息肩也靖

虜一帶每歲黃河水合一望千里皆如平地若賀蘭

山後之虜踏冰馳躡則蘭靖安會之間便為禍階調

兵防守候在冰凍而西鳳臨鞏之卒多未經戰豈能

捍禦愚又以為不添沿河之堡不屯常戍之兵則固

原又未可息肩也徵調客兵他鎮有事則然無事則

已若固原防守之戍每歲凡四閱月而芻糧不為之

處尚在本兵額內支給如之何其不告乏乎小鹽池

批驗舊在固原蓋來商旅納貨賄期以填實此地而

王瓊移置下馬房其見偏矣夫固原中制之地也總

制所在戎務攸關此特一隅之論耳若夫任將任官

足食足兵之計孰不知之孰不能言之體權盡變存

乎其人耳

三邊四鎮圖序

三邊四鎮

夫陝西迤邐三邊而建列鎮以守之曰延綏曰寧夏

曰甘肅曰固原是以鎮東由黃甫川以至於定邊營

一千二百里定邊營乃西接寧夏花馬池由花馬池

以至於橫城三百二十里橫城亦寧夏之堡而達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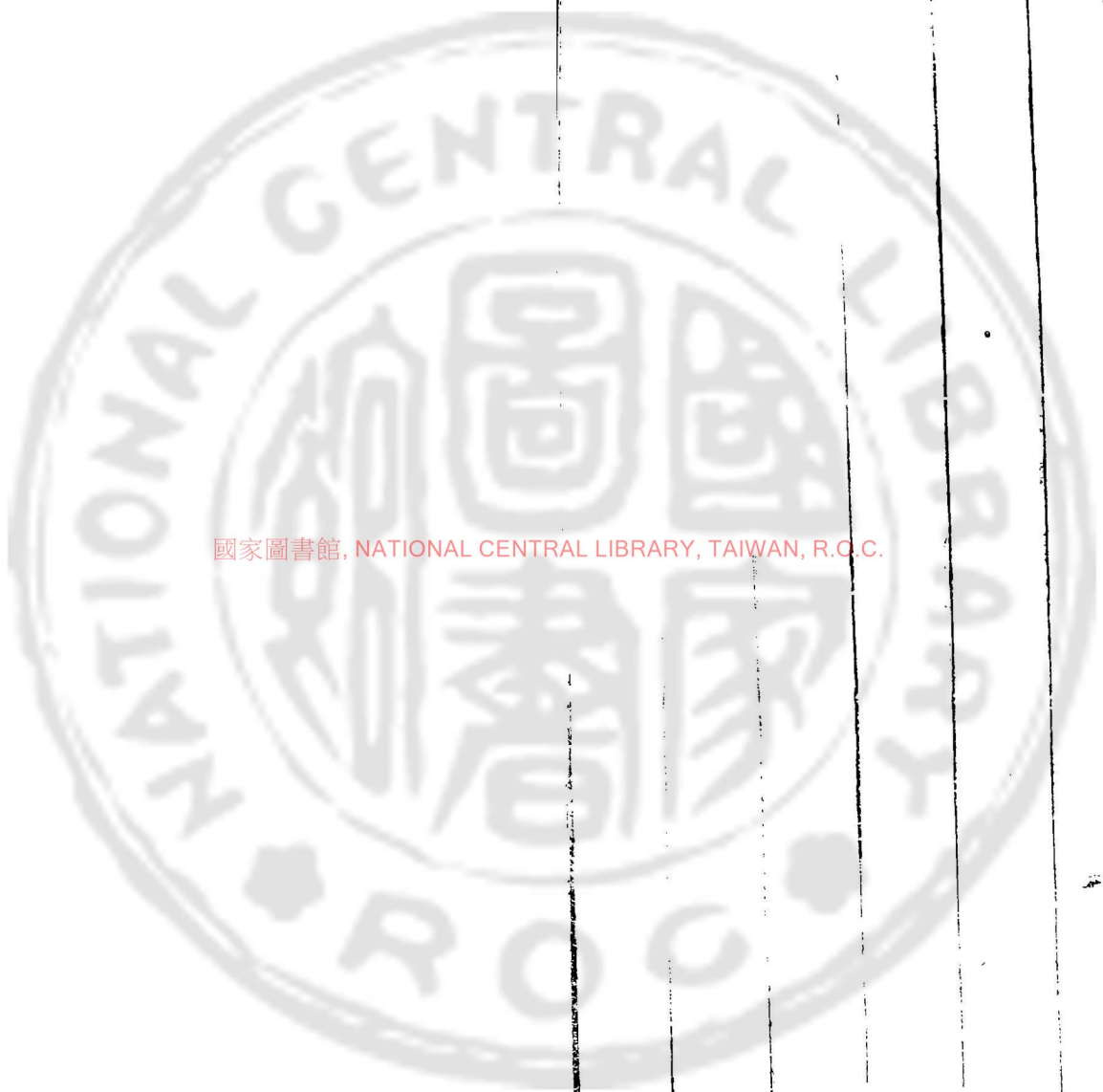
黃甫川共一千五百二十里。皆在黃河之內。邊牆外悉爲河套矣。套長幾二千里。橫自牆距河。遠者八九百里。及六七百里。近者二三百里。餘惟黃甫川八九里爾。川南焦家坪兩岸夾山。冰先合後泮。及娘娘灘羊圈子渡口。交冬水涸。故胡虜每二三年或四五年大舉。自坪或灘或渡口以入套。馳而蹂躪焉。害斯延矣。又每年遣零騎三四千。或六七千。伏林逐草。佳牧不絕。也是以套中之虜無歲無之。由橫城渡河而西。是爲鎮城。由鎮城之鎮遠關二百四十里。中衛四百

里。是在黃河之外。賀蘭山紆徐而遠之。山之後虜時住牧警屢至焉。又由鎮城渡河而東。則入靈州。以至於韋州三百四十里。韋州南接固原。預望城。以至於固原。鎮城三百里。由固原出靖虜蘭州。又七百三十里。河州九百二十里。是又皆在黃河之內。往往套中之虜。秋由花馬池潰牆而入。山後之虜。冬由靖虜衛踏水而入。則臨鞏涼慶諸郡縣皆驛騷矣。由蘭州渡河西出莊浪。以至於甘州。鎮城一千二百里。又至於肅州嘉峪關。六百里。共一千八百里。又皆在黃河之

外。西海刺刺山江零口有虜寇。土魯番天方西域有回夷。西寧莊浪革咂章咂等族有番落。然則酒泉浩疊之間。環而居者。孰非犬羊之穴乎。况山後之虜。由盧塘松山而入者。又數數然也。是故延綏鎮一千二百里。寧夏鎮一千二百里。甘肅鎮一千八百里。共五千六百里。邈乎邈矣。古之言兵者曰。地利曰地機。又曰。知戰之地者。可千里而會戰。先是四鎮有圖可閱也。但緣邊地勢本長。亘而括之。以方相聯。而乃析之。是以觀者或病爾。比因軍督戰。出入塞域。卽其所至。

而按堵之。所未至者。則詢於將官。什五乃總衍爲圖。疆場比次。延袤不絕。凡營堡疏密。斥堠遠近。城塹高深。山谷險易。道路迂直。與河之內外。山之前後。境之東西。及虜所往來。出沒之衝。罔不具載。庶幾籌邊君子。揆叙形勢。申固封守。有所考焉。且俾元戎甲士。於是乎揣山川沮澤之形。計險阨遠近之利。執通掛交。隘之機。或畫地而屯守。或處高而待敵。或塞隘而遏突。或衝隙而破圍。或倍道而輒戰。或馳間而掩擊。或迂途而至。誘或夾阜而張竒。或依谷而設伏。凡所以

據險峻防。審勢計勝。以阨彼虜之吭。答其背。斷其右
臂。而制其命者。哲然而不迷矣。禮職方氏掌圖辨物
周其利害。况邊服利害而可不知乎。此圖之不可已
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三十三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宋徵璧上木 李 雯舒章

編輯

朱兆奎伯高參閱

侯中丞奏疏

疏

侯 綸

欽奉聖諭禦邊疏

禦邊

案照先准兵部咨該本部議題節奉聖旨這禦邊事
安你每既會官議處停當係干總督衙門的便行與

他着實舉行其餘都依擬行內外諸司各要仰體朝廷軫念邊民防禦虜患至意務責實効不許效尤往昔稽時悞事備咨到臣查得咨文內開仍行薊州都御史侯綸將居庸白羊密雲黃花鎮一帶邊務除見議增兵易將設險外未盡事宜仍要作速具奏等因臣會同鎮守總兵官祝雄巡按直隸監察御史郝銘議得居庸白羊密雲黃花鎮一帶地方環衛陵寢拱護京師密邇宣府寔爲肘腋重地累歲北虜侵犯內地其防禦之方誠不可不爲之密也且臣等所屬馬

蘭谷太平寨燕河營等處與密雲接境朶顏三衛夷人住牧邊外止有一牆之隔昔年大舉侵入殺死縣官去歲七月驗放夷人進貢者止該三百而隨來乞討塩米者不下千餘適報北虜入寇察其情狀似有幸禍之意臣等雖嘗區處錢糧從宐撫待然狼子野心譎詐多端陽順陰逆難以測度誠恐北虜驕肆有時西犯近夷聞知乘隙東侵腹背受敵不無顧彼失此貽患匪細而兵力糧餉器械之用防範處置亦不可不備也備東夷正所備北虜也臣等謹遵奉欽

皇朝通志 卷之一
依晝夜籌慮將未盡事宜逐一查議開具冒昧陳請
伏望勅下該部從長議處早賜施行。

計開

一本鎮原無設有遊兵後因建昌營鎮守內臣裁革
遺下營城官軍議設守備一員管理因事權不重又
改爲遊擊以備本鎮往來應援然所管官軍不滿三
千馬亦不及軍數先年亦無徵調去歲北虜聲息緊
急方行議調西征彼時遊擊毛紹忠查得見在官軍
止有一千七百有零除大水谷按伏五百員名河流

口按伏二百員名實在只有一千之數以故不能起
行備呈去任徐都御史將密雲馬蘭太平燕河四路
官軍并馬各挑選湊補二千之數領去西征各路所
守關營隘口星羅棋布遂使防守稀疎所幸夷人不
來侵犯得以苟免罪戾若使有警則應援不及難保
無虞近據大喜峰口守備龐學書及各提調等官報
稱朶顏三衛夷人多在邊外住牧日逐臨關或乞討
鹽米或說稱把兒都已與黃毛達子結親三年要領
來關上求討東西等語臣等切詳夷情狡獪中藏挾

制固未可盡信。然我之自治，豈可不嚴？臣等已嘗嚴行各該叅將提調等官，將見在官軍揀選精壯，號稱尖兒手，給與馬匹，責令設法操演，各防侵犯。倘遇賊情重大，如往歲突入，聲東擊西，非有調遣策應之兵，何以威震外夷？臣嘗具奏量留本處遊兵，草茂之時，移住密雲，以防虜衝。令該部取各路遊兵，本鎮已不在調遣之內矣。伏望勅下兵部查議，馬上差人催促新任遊擊將軍程棋作速赴任，務將本營見在軍士，逐一點選，除老弱不堪者，令其守城外，其餘精壯者，盡行選出，果有不足，仍於各路步軍內挑選，通行奏補，務足三千之數。查臣原奏，令其及時前去密雲住劄。若北虜消息稍緩，各路有警，亦聽調遣策應。及查馬匹，亦因西征倒死，先給數多，原選各路，亦各歸營合無斟酌見在堪以騎征者存留外，其有老弱不堪，俱寬與各路軍人領養防禦，仍於附近薊州玉田豐潤遵化等州縣寄養馬。或永平府近議應賣種馬，兌給騰壯一千匹，專與遊兵騎操。庶緩急有濟，邊防可保無虞矣。

一查得本鎮近邊衛所每年軍三民七出辦料銀成造軍器寄庫專給邊軍領用除嘉靖二十年以前軍器拖欠未造及侵欺料價等項臣等另行委官查明追究外其嘉靖二十一年起至二十五年止軍器料銀該工部咨取解京俱經通行去後續據各衛所申稱原造軍器乃係給邊之用今若徵解銀兩遇有警報邊軍告領將何取給已該臣將遵化等衛欲行存留料價照舊成造緣由移咨工部外爲照本鎮守邊軍士披執盔甲器械中間給領年久損壞數多卽今

邊方報稱前項軍器不可有缺乞勅工部查議令無將嘉靖二十一年起至二十五年止料價銀兩不必解京仍舊存留各衛嚴立限期成造以備應用但二十二年分成造過期見今軍士告討若候造完領給不無緩不濟事仍乞查發在京庫貯堪用盔甲鎗刀弓矢等項約得一萬副先行解發前來聽臣等查給各守邊官軍領用以濟一時之急以後照舊各衛成造給領及查火器火藥該工部每三年一次查發前來分布各該關營收候聽用近因邊報緊急省令將

原發神鎗佛郎機常時依法操演。但用過火藥數多。雖欲嚴行製造。緣本鎮不產硝黃。又恐造不如法。亦乞查發數千斤。分散各路。庶緩急有備。軍威自壯矣。一本鎮四路各該關營寨堡共二百五十餘處。原設提調管操。并墩臺夜不收隊伍等官共計一千三十餘員。俱於各該衛所選用。其間有離邊一二百里者。應支俸糧俱在各衛所造冊開支。每月米一石。上半年支與本色。下半年俱是折色。富者猶之可也。貧者所關俸糧一石。上或父母。下或妻子。養贍尚不足用。

豈能分送遠寨。供給邊官。所以各官到邊無所用度。不免科剋軍士。雖常嚴加禁約。而犯者接踵。具告到官。中間或索要銀一二分者有之。米二三升者有之。行拘責問。據法難容。但原其情苦。似亦可憫。况人一日不食。則疲餒無力。又豈能披堅執銳。以作勇敢之狀。以犯敵人之鋒乎。夫食無處。將見弊端益生。邊軍益困。軍氣不揚。軍威不振。亦未必不由於此也。乞勅

戶部查議。合無將前項守邊官員除月糧一石。仍於各衛所內開支外。其在邊提調管操者。查照各邊行

欲郵邊軍先郵

衛

官

庶

貪

刻

之

風

少

息

糧事例。每員日量給米三升。守關寨墩臺管夜不收管隊者。每員日給米一升五合。總計支三升者。不過七十餘員。俱附造守邊軍士冊內。關支備行。薊州密雲管糧官會計給領。然尚有奸貪之弊。盡法處置。彼又何詞。如此則邊軍有助廉之資。而軍士免剝削之害矣。

一查得先該臣奏禦虜之要在於遠探。襲勤瞭望。則烽埃不爽。傳報及時。預知地里之險易。賊勢之衆寡。出入之遠近。相機調度。或設伏。或迎戰。或固

失其機宐。而可以制敵也。本鎮一帶邊關。朶顏等衛夷人。常貢之外。不時扣關。求討益米。絡繹不絕。譎詐難測。欲令便出兵馬。敵阻。然彼款曲輸情。義當撫處。

若一有不備。輒肆侵犯。搶擄人畜。是以臣晝夜思惟不遑寧處。每嚴行各路叅遊等官。將各該墩軍務要

今上也。已建酋之入以墩軍減汰守望不敷所致着令在墩守瞭。及夜不收。不時出關。瓜探地方。僅保

無虞。但夜不收月糧之外。每月加米二斗。惟墩軍辛苦百倍。實亦不減於夜不收。而其月糧。止與操軍相同。則是勞逸不分。惠澤罔均。而欲出力効死。退無怨

言不肯逃避。不可得也。臣訪聞各邊墩軍月糧不等。俱加益於常操之軍。今本鎮大約會計四路墩軍。共八千餘名。合無照依夜不收事例。每名月加米二斗。每年該米一萬九千三百餘石。臣非不知歲計有常。不可加益。然偏苦之軍。本色止得半年之給。若非足其衣食。無以悅服其心。鼓舞其氣。偷情苟安。瞭望日廢。邊防日壞。事不本于人情。徒以空言嚴刑驅使之。誰肯信從之哉。萬一虜賊長驅。地方失事。守邊之臣。固難辭責。雖加以重典。計亦晚矣。如蒙伏望 皇上

憫念墩軍窮苦邊防切務。乞勅該部從長議處。或歲發引塩四五萬。或於山東河南漕運。薊州糧內量增二萬石。庶各軍有所依給。而守瞭可以責成。窮邊率伍。必當感恩効死矣。

張給諫奏疏

疏

張東壺

明戰守以安畿輔疏

戰守

臣於十月二十日。欽奉勅諭。前往宣府地方查勘邊情。至居庸關。乃先詣關外隘口。通將隘後境上備行

採度盡心延訪反覆不已是以頗見要領不覺倉皇蓋臣以爲患迫南山比之在背之刺防疎東路何翅燃眉之火哉欲待事竣奏聞誠恐不量緩急槩負循默正具疏間忽聞喜峯口入貢夷聲息已至有欲捨居庸關進入順古北口出去捨一箇月纔回等語又節聞走回人口說虜近來攻堡寸鐵不遺今回打擬勾合大衆要便來捨都說好捨等語是虜志益驕貪心無已視吾中國深入則深得利大舉則大得利臣今不敢效迂緩之談請先以近畿要害戰守機密

闕陳之臣惟京師天下根本而陵寢諸山實京師擁護也山後紅門諸口近在永寧縣之南卽今所謂南山隘口譬之人身陵寢諸山是京師肩背南山又陵寢肩背也譬之人居則京師正堂陵寢諸山後堂也南山後門也近被大虜得人嚮導南山之外已爲戎馬之場則我之肩背已受敵矣而陵寢三十里之外京師百里之外卽爲遠邊矣臣惟言之寒心寢不貼席蓋往者虜患猶在宣大西北若今所患宣府北路卽在京師直北矣查得九月虜之入也自北路獨石

而下。其出也。徑由滴水崖邊散出。夫知出由是路。則入由是路。可知也。計滴水崖邊至隆慶州城止八十里。嘉靖之末。大虜往往自東而西。設若大虜更由滴水崖及近突永寧而入。則輕颺之騎。直擄南山。不日可至。其為陵寢京師之慮。又可知也。此豈得與往事同論也。往者附邊猶恃三衛為我藩籬之人。又謂北路龍門所一帶。皆山險林深。不通大舉之處。是以防備獨在所後。若今三衛枝部附邊任牧。悉為北虜驅迫星散。藩籬空而險深之處。皆不足恃也。往者吾中土人未

嘗為虜所使。若今宣大邊民屢遭擄掠。間有點猾者。乃反安其利而樂為之用。又有前大同鎮叛軍清風寨亡命之徒。久投壘幕。究其所往。于是我民之所知。路即外虜之所知。路也。聞前攻隆慶各堡。斥呼姓名以報怨。此又臣之所為寒心也。往者宣大諸邊。驟受虜患。若今獨石之西。龍門城至黃河岸界。計一千五百餘里。近因總督之臣。悉意修築。頗稱高厚。又牆之外。峻之為壕。壕之外。空之為窖。虜騎雖強。不能徑突。故三四年間。虜患暫息。凡以此耳。近於中路攻牆。皆

可憑守。今惟北路獨石以南至東路沿海四百餘里。輒因沙石難規。財力未逮。止於極衝之處修完而已。則此二路斷爲虜所必窺而復來也。况聲息欲捨居庸。其意可知。臣又查得嘉靖二十一年虜由鎮河堡入直犯太原千餘里。無能挫其鋒者。二十三年由善房堡入直由宣府西路深入及保定易州而止。當時調到三千營之兵。合十數萬之衆。亦未嘗有出堂堂之陣者。今若由近邊而入呼吸風雷。附近人馬勢有難支。與之守猶不暇。責之戰又安能乎。迨至報及軍

門。方使調遣。且若盡合宣府總副叅遊之兵。除步卒擺守之外。所統征調已計不及二三萬之數。而虜騎之至。動以十萬爲號。少亦不下其半。又不知果有出奇之將。可以截遏否也。此又臣之所以寒心也。臣惟今日邊事無有急於此者。謹卽居庸爲中。按其圖勢而論之。八達嶺者居庸直北之門也。居庸以東則爲禁山。自張家口至韓家口。聯絡以爲隘者十一。皆隆慶永寧所轄也。居庸以西不係禁山。自八達嶺至糜子谷。聯絡爲隘。要緊之隘。皆居庸所轄也。居庸所轄